

读一遍参晓历史■读两遍醒悟人生

嗜血的皇冠

光武皇帝之刘秀的秀

曹昇
八公亭

曹昇■著

吉林出版集团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- 《流血的仕途》之后曹昇再度以心证史，聚焦东汉开国风云。
- 这是刘秀的故事，据说一切都是真的。

大结局

嗜血的皇冠

光武皇帝之刘秀的秀

大結局

曹昇■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嗜血的皇冠·大结局 / 曹昇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1.6

ISBN 978-7-5387-3129-3

I. ①嗜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02574 号

出品人 陈 琛

责任编辑 王默涵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,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违者必究

嗜血的皇冠·大结局

曹 昇 著

出版发行 /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科 / 0431-86012939

网址 / www.shidaichina.com

印刷 /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本 / 710*1000 毫米 1/16 字数 / 350 千字 印张 / 18

版次 /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/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/ 29.80 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■ 前情提要

公元九年，王莽篡汉称帝，建立新朝。新朝末年，人祸天灾，天下大乱，绿林军、赤眉军揭竿而起，成为当时最强大的两支反政府武装。身为汉朝皇族后裔的刘缤趁势在家乡舂陵起兵，收编绿林军，创立汉军，意欲中兴汉室。

公元二十三年年初，汉军胜利在望，内部却产生分裂，在一场阴谋政变中，绿林军首领推举另一位皇族后裔刘玄为皇帝，是为更始帝。而作为汉军的创始人和领导者，刘缤遭到无情的背叛和抛弃，被逼自杀。

刘缤的三弟刘秀，刚刚指挥完名垂史册的昆阳大战，以数千汉军击溃王莽的百万雄师，给予新朝最后的致命一击。刘秀听闻长兄刘缤的死讯，立即交出兵权，向更始帝刘玄引过谢罪，又迅速迎娶阴丽华，以示胸无大志，以免遭到新政权和绿林军首领的猜忌。

尽管如此，绿林军首领依然将刘秀视为一个潜在的巨大威胁，无时无刻不想置刘秀于死地。汉更始元年（公元二十三年）十月，王莽败亡，新政权定都洛阳，刘秀的处境越发危险，因为造反成功之后，随之而来的只有两件事：一是分赃，二是清洗。

刘秀的堂兄刘赐时任大司徒（丞相），某日设宴招待刘秀，向刘秀摆出三碟水果：一碟枣、一碟桃、一碟梨。

枣桃梨——早逃离！

.....

嗜血的皇冠·大结局

光武皇帝之刘秀的秀

目 录

第一章 飞龙在天001

出洛阳记/利涉大川/围炉夜话/郾城献策

第二章 走出冀州013

妙计不妙/前朝秘辛/三十而立/天有二日/幽州往事/年终盘点

第三章 绝地反击031

贝多芬/穷途末路/行路难/逢凶化吉/柳暗花明/一言兴邦

第四章 河北女婿047

铁索横江/破竹之旅/贺新郎/闪婚

第五章 短命君王057

不速之客/挥师南下/江山入画/广阿会师/巨鹿之战/最后一关

第六章 铜马皇帝079

萧王/高卧/四顾寝宫/圆月弯刀/推心置腹

第七章 天子辈出095

旧帝未死/新帝已立/借刀复仇/关中在望/因祸得福/称帝之路/天问

第八章 西京东都117

长安之丧/天子之降/刘玄之亡/定都洛阳

第九章 少年邓奉的烦恼131

触不到的恋人/各种消息/他人的团聚/新野侯/阴母的秘密/两处闲愁

光武皇帝之刘秀的秀

嗜血的皇冠·大结局

目 录

第十章 长安之乱149

关中主帅/人间闹剧/最后的疯狂/临阵换帅
/伤仲永/赤眉败亡

第十一章 后院起火167

一枕黄粱/君逼臣反/燕王/不义之侯

第十二章 战神哀歌177

兵戈还乡/死士/呐喊/亡己奴/分道扬镳/神
威/人性/夺旗/午夜访客/因人而降/罪与罚/
爱与杀

第十三章 既得陇211

于无佛处称尊/西州上将军/使者马援/七世
远亲/义利之辩/置之度外/使者来歙/且战
且谈/略阳之战

第十四章 复望蜀241

公孙述其人/白帝/谁家天意/择帅/江战/刺
客/又见刺客/差强人意者/末日英雄/屠夫

第十五章 尾声271

封禅大典/命运之叹/蝴蝶效应

后记281



第一章·飞龙在天

No.1 出洛阳记

这段祷词写在下面：

“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”

汉更始元年（公元二十三年）十月，洛阳。刘秀的处境相当不妙，他的债无法免去，他遇见的试探无处不在，而又有谁能救他脱离凶恶？

刘秀所能做的，似乎只剩下祈祷而已。

洛阳城中，血光正在酝酿，朱鲔等人已经为他伏下刀枪。这不仅是他的预感，更有刘赐的提醒为证。倘若他只想保命，事情倒也简单，大不了改换姓名，亡命他乡，万人海中一身藏，从此山林中多了一位萧索的隐士，又或者村庄里多了一位卑微的农夫，而世间不再有刘秀刘文叔。然而，像这样一躲，他虽然能活下去，却无异于已经死了，他的仇恨、雄心，包括与阴丽华的婚姻，随着这一躲，将从此无声饮恨，化为无人过问的小径，荒草长满，

抱憾残生。

因此，他不仅要活下去，而且要最大限度地活下去。他的确要远离洛阳，躲离朱鲂等人的魔掌，但绝不能以逃亡的方式，而必须以汉朝官员的身份堂堂正正地离开，外放到一个天高皇帝远、可以积攒实力的地方。

而就汉朝更始政府而言，尽管王莽的新朝已经覆灭，但天下并不太平，全国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州郡并未正式纳入帝国的版图，因此也就需要大量的外放官员，前往这些州郡进行安抚招降。

更始政府中的当权派——出身绿林军和南阳豪杰的那些高级将领们，没有人愿意外放，他们明白，很快就要大赏功臣，瓜分胜利果实，在此关键时刻，他们都争着要留在皇帝刘玄身边，盯紧自己该得的那份封赏。因此，安抚州郡的任务，很自然地便落在了一批低级官吏的头上。

在众多尚未归顺朝廷的州郡之中，河北地区是一个例外。所谓河北，在当时泛指黄河以北，地域涵盖今之河南、河北、山西等地。其余州郡，即使派一个不得力的低级官吏去，也可以传檄而定。然而在河北，局面却远非如此轻易。

河北地区乃战国时代的燕赵故地，自古便多慷慨悲歌之士，民风强悍，野心家众多，而此时的河北，更是流民武装滋盛。城头子路、刁子都众十余万人，流窜黄河、济水之间；铜马众达数十万，流窜于清阳；尤来、五幡流窜于山阳、射犬；再加上各郡县豪杰的半割据武装，要想彻底安定河北，难度可想而知。而这也决定了，朝廷派往河北的人选，不仅级别要够高，而且必须才干非凡。

在绿林军和南阳豪杰之中，无人愿意接过河北这只烫手山芋。皇帝刘玄也想趁机培植自己的势力，打算派一名刘氏子弟前往，问计于大司徒刘赐。刘赐有意成全刘秀，于是答道：“刘氏子弟，只有刘秀可用。”

刘玄再问大司马朱鲂：“寡人欲遣刘秀前往河北，大司马意下如何？”朱鲂一票否决，道：“刘秀一到河北，必然谋反。”刘玄闻言，心中狐疑不安，再不提起这茬儿。

初，刘秀听说刘玄有意派遣自己前往河北，暗中大喜，河北正是他心中最理想的外放之地，地域广袤，人口众多，一旦能收归己有，足以争霸天下。然而，朝廷任命却久久不下，刘秀不免忐忑不安，向刘赐一打听，乃知朱鲔从中作梗，心中大恨。刘赐安慰刘秀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当求告左丞相曹竞。”

曹竞，河北山阳人，儒生出身，汉朝旧吏，王莽篡汉之后，曹竞辞官归乡，拒食新朝俸禄，由此以忠义闻名天下。刘玄定都洛阳之后，征召曹竞入朝，拜为左丞相，以表劝忠良，号召天下。和刘赐相比，曹竞不仅资历更深，威望更高，而且不带派系色彩，由他出面替刘秀做说客，的确再合适不过。

刘秀官居司隶校尉，兼有洛阳房管局局长之权，当即批下条子，重贿曹竞豪宅一处。曹竞大怒，斥刘秀道：“小子无状！行此官场恶习！有事说来，老夫可为则为。老夫若不可为，纵贿我万金，终不可为。”刘秀大惭，当即以愿平定河北相告。曹竞这才转怒为喜，熟视刘秀，道：“文叔昆阳一战，诚天下之奇迹。遍观满朝上下，堪能平定河北者，舍君其谁！今君主动请缨，实乃国家之幸，老夫自当为君保举。”

曹竞见刘玄，道：“陛下可知臣之姓由何而来？”刘玄摇头道：“不知。”曹竞道：“当年，周武王封其弟叔振铎于曹，建立曹国，其后人便以曹为姓，曹姓从此而来。”

刘玄书虽念得少，却也看出曹竞绝非专为给他补习历史课而来，于是说道：“老丞相有话直讲，不必绕弯。”

曹竞道：“以老臣之见，周朝能有八百年江山，全靠封建同姓兄弟。汉朝传国至今，中途虽有王莽篡位，最终犹能复兴，也是因为广封刘氏宗族的缘故。强秦二世而亡，罪在秦始皇立郡树县，嬴氏子弟无尺土之封。如今陛下登基未久，理当效法武王、高祖，广树同宗兄弟，分据要津，以为朝廷藩屏，守望互助，共卫汉室。河北乃天下重地，当以刘氏子弟镇守，不可使异姓居之。今刘氏子弟之中，唯刘秀可定河北，愿陛下遣之。”

刘玄听罢，沉吟未决。曹竟知道刘玄对刘秀并不放心，于是又劝道：“绿林军与南阳豪杰共杀刘秀长兄刘縯，刘秀能幸存至今，全赖陛下庇护之恩。今绿林军与南阳豪杰把持朝政，有尾大不掉之势。陛下遣刘秀安定河北，是为陛下树一强援也。万一日后朝中有变，刘秀爱陛下而恨绿林军与南阳豪杰，只需陛下一纸诏书，刘秀必率河北精兵，为陛下而战。”

曹竟所言，正挠中刘玄痒处。刘玄名为皇帝，却饱受绿林军与南阳豪杰之掣肘，意志不得自由，其势有如傀儡。刘玄何尝不想和绿林军与南阳豪杰摊牌，然而苦于没有自己的嫡系，只能一忍再忍，不敢动手。刘秀是他的同宗兄弟，又与绿林军和南阳豪杰有深仇大恨，很值得栽培成为嫡系，为日后摊牌早作准备。

刘玄主意已定，又对曹竟叹道：“寡人虽欲遣文叔，大司马却不同意，为之奈何？”

曹竟答道：“陛下既已决断，大司马那边，自有老臣。”

曹竟见大司马朱鲔，劈头便问：“大司马欲废皇帝乎？”

朱鲔大惊，慌忙辩解道：“我为汉臣，岂敢有不臣之心。”

曹竟再问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天下仍是刘氏的天下？”

朱鲔只得答道：“高祖天下，自应为刘氏所有。”

曹竟气势更盛，又追问道：“自三代至于高祖，无不封建同姓，千年不易。今皇帝欲遣刘秀至河北，此乃刘氏家事，大司马为何以疏间亲，一再阻拦？”

朱鲔急道：“刘秀心怀异志，只恐一到河北，便行谋反。”

曹竟怒道：“日后之事，虽圣人不敢妄断。大司马说刘秀将会造反，刘秀不能辩白。今有人说大司马将会造反，大司马能辩白乎？”

朱鲔理屈，不能答。

曹竟有如教训小儿，继续质问朱鲔道：“大司马开国之功，较高祖功臣张良、韩信不遑多让。大司马也当自问，你究竟是想做张良，还是要当韩信？”

朱鲋闻言，悚然而惊。刘邦得天下之后，张良甩手不干，得以善终，韩信恋栈不去，终遭杀戮。朱鲋思之良久，茫然自失，跪谢曹竟道：“小子敬受教！刘秀之事，自应由皇帝决断。”

朱鲋既已点头，刘玄于是颁下诏书，命刘秀行大司马事，持节北渡黄河，镇慰河北州郡。至此，刘秀终于可以摆脱生命危险，如愿离开洛阳。至此，刘秀也终于可以在心中恶狠狠地对自己说上一句：“那些未能杀死我的，将使我更为坚强。”

No.2 利涉大川

《易》，“需”卦：“有孚，光亨，贞吉。利涉大川。”

十月将尽，万物萧瑟。孟津渡口，两叶小舟缓缓划入黄河，迎着波涛，向对岸奋力划去。刘秀坐于当先的小舟，衣带临风，全身滚烫，以至于不得不将双手浸于河水之中，寻求冰凉。手如刀，割开河水，分而辄合。

快乐，无与伦比的快乐，几乎超越了他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，要将他炸为碎片。

换一个人和刘秀易地而处，非但不会快乐，反而完全有理由感到沮丧。朱鲋之所以同意刘秀前往河北，一来是听了曹竟的劝诫，二来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妥协。

朱鲋最忌惮的，莫过于日后刘秀要为他长兄刘縯复仇，不过仔细一想，刘縯之死，他朱鲋固然是罪魁祸首，但皇帝刘玄的手上同样有血，因此，刘縯之死已是铁案，只要皇帝刘玄在位，便没有人敢于翻案。既然无从翻案，刘秀也就无从复仇。万一刘秀到了河北，势力坐大，开始谋反怎么办？对此，朱鲋也早有防备，你刘秀去河北可以，但是朝廷一不给兵，二不给钱，三不给粮。等到了河北，嗨，你就自生自灭去吧。

刘秀自起兵以来，南征北战，也攒下了不少嫡系部属。然而，正是这些所谓的嫡系，听说刘秀要钱没钱，要粮没粮，要兵没兵，却还要去河北赴汤蹈火，二次创业，纷纷打起了退堂鼓，百般借口推辞，不肯同行。放眼望去，不离不弃追随刘秀前往河北的嫡系，只有眼前的冯异、铄期、王霸、祭遵、臧宫、坚鐔等二十余人而已，区区两叶小舟载起来，都显得绰绰有余。

除了冯异等人之外，刘秀的资本便只剩下朝廷的授权——行大司马事，持节。授权听上去很牛气，然而全是虚的。手下一兵一卒也没有，大司马之事又从何行起？至于“节”，更只是一根竹棍而已，柄长八尺，头上束三重牦牛尾旄。知道的人，晓得这是代表皇帝亲临的权杖，不知道的人，还以为是用是丐帮的打狗棒呢。

而此行的目的地河北，也远非流淌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，而是充斥着流民、豪杰、野心家，割据武装，危机四伏，荆棘丛生。从洛阳到河北，刘秀可谓是才脱狼窟，又入虎穴。

尽管如此，刘秀的快乐依然不可阻挡。前路虽然艰难，但他再也不用忍辱偷生，仰人鼻息，他已经尝够了他人即地狱的滋味，无论他此行是成是败，是生是死，至少这一次，命运是掌握在他自己手里。

船刚入水之时，刘秀心急如焚，恨不能身生双翅，直接飞到河对岸去。待船行至黄河中心，刘秀这才渐渐平静下来，他的脱逃终于已成定局，就算朱鲈突然反悔，现在也没有办法将他追回。

刘秀悠闲地看着老迈的艄公有节奏地划着船桨，每划下一桨，他便远离洛阳一丈。一群大雁掠空而过，刘秀目送雁群飞远，嘴角按捺不住地微笑起来。大雁南飞，我将北行，各得其所，各安天命。

直至此时，刘秀方才有心情欣赏眼前的风景。这是他第一次看见黄河，比他想象中的更为宽阔，水光连绵，几乎一直铺至天边，薄雾渐起，两岸影影绰绰。随行诸将大多和刘秀一样，也是第一次见到黄河，大呼小叫，赞不绝口。

刘秀环视诸将，大笑道：“遥想当年，武王伐纣，正是自此渡河北上，

牧野一战而灭商。如今，我们正走在当年武王的老路上。”

诸将见刘秀以周武王自比，无不心中暗喜。

小舟平安抵达对岸，刘秀重赏艄公。艄公大喜道：“待将军南归之日，老朽当再载将军过河。”刘秀大笑道：“我若南归，必领千军万马，老人家的小舟，只怕是载不下了。”

艄公千恩万谢，驾小舟回返。冯异等人身在异乡为异客，皆有手足无措之感，纷纷望着刘秀。刘秀虽然只有二十九岁，却已是他们无可争议的领袖，他们像信徒信仰教主一样信仰他，像孩子依赖大人一样依赖他。

刘秀狠狠跺着脚下坚实的大地，向众人大叫道：“脚下便是河北。颍川从我者多逝，而诸君独留。疾风知劲草。努力！”众人士气大振，齐声呐喊：“努力！”

刘秀眼望对岸的洛阳，久不出声，如同一尊凝固的雕像。忽然，刘秀抬起头来，仰天号叫。他将此前所有的委屈、愤怒、悲伤，悉数发泄在了这号叫之中。洛阳的刘玄、朱鲋等人，自然已经听不见他的号叫，就算他们能够听见，刘秀也根本不在乎。

众人闲极无聊，跟着刘秀一道，向对岸放肆地号叫着。他们如同一群逃出牢笼的野兽，边号边笑。他们的声音，在这一天响彻古老的黄河。

No.3 围炉夜话

作为河北地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，刘秀在河阳城外传舍度过了他来河北之后的初夜。部下们经过一日奔波，此刻皆已鼾声如雷，刘秀却了无睡意，独自在廊外围炉烤火。其时月明星稀，白霜铺地，仰观苍穹无尽，静听四野空寂。刘秀坐于异乡深沉的夜，未来不可预期，而乡愁悄然来袭。

去年此时，他和长兄刘縯共同起兵，誓要推翻王莽，光复汉室。一年之

后，既定目标完成，但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！他先后失去了母亲、二哥、二姐，而本应成为皇帝的长兄刘缤，更是在一场权力内讧中牺牲。尽管他个人在这一年收获颇丰，先是指挥了震惊天下的昆阳大战，后来又迎娶了自己的梦中情人，然而这些成就却远不足以洗刷他内心深处的悲伤和耻辱。如今，他更流落河北——一个他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，等待他的，将是陌生的人们、叵测的命运。

刘秀正惆怅自伤，身后忽有脚步声传来，回头一看，乃是冯异。冯异见过刘秀，问道：“明公已至河北，敢问安抚方略。”刘秀道：“以君之见，该当如何？”

冯异答道：“今绿林诸将纵横恣意，所到之处，抢占妇女，掳掠财物。刘玄虽为汉帝，百姓却并不拥戴。有桀纣之乱，乃见汤武之功；民之饥渴，易为饮食时也。今公专命方面，宜急分遣官属，理冤结，施恩惠。”

刘秀笑道：“公孙之见，正与我合。”

冯异迟疑片刻，又道：“异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刘秀道：“但讲无妨。”

冯异伏地言道：“明公兄弟二人，首举义兵，天下归心。汉帝之位，本归伯升，伯升死，则归明公。刘玄窃位，伯升蒙难，天下多冤之。如今天助明公，使明公安集河北。河北地广人众，资财富饶，堪为龙兴之地。明公得河北，则天下可图，愿深思之。”

刘秀面色一沉，我这才刚到河北，一兵未收，寸地未得，你冯异就怂恿我伺机造反，也实在太不淡定了吧！当即斥道：“国法无情，卿勿妄言！”

两日后，刘秀行至河内郡治怀县。河内太守韩歆见长官驾到，不敢怠慢，置酒相迎。刘秀初到异地，本以为举目无亲，忽在席间发现岑彭，心中大惊。酒罢席散，刘秀归驿馆，前脚进门，后脚便报岑彭来访。

刘秀迎入岑彭，问道：“闻岑兄官拜颍川太守，何以竟在此地逗留？”

岑彭苦笑道：“我虽欲到颍川赴任，无奈君家族叔刘茂不答应！”

刘茂，出身春陵刘氏，年仅十八，但论起辈分来，却是刘秀的族叔。刘

秀兄弟起兵之时，刘茂也同时在河南郡起兵，自号刘失职，称厌新将军，先后攻下颍川、汝南，麾下众十余万人。

岑彭当年为新朝死守宛城，城中人相食，这才投降汉军，众人皆欲杀，刘缤爱惜岑彭之才，特加赦免，收为部属。刘缤遇害之后，岑彭归于大司马朱鲋，屡立战功，官拜颍川太守。

割据颍川、汝南二郡的刘茂，自恃乃刘玄族叔，根本不把刘玄的更始朝廷放在眼里。岑彭刚入颍川，立即遭到刘茂武力驱逐。岑彭不能到任，也无颜再回朝廷复命，只得率部属百余人投奔河内太守韩歆。

刘秀听完岑彭的遭遇，叹息不已。岑彭见左右无人，私语刘秀道：“岑某之命，全拜伯升所赐。本欲辅佐伯升，定鼎天下，无奈伯升早死，不得为用，至今引以为恨。今见文叔，如见伯升，愿以身自效，以报伯升当日救命之恩。”

见岑彭有意追随自己，刘秀不明真假，婉拒道：“岑兄乃大司马朱鲋之爱将，我岂敢横刀夺爱。”

岑彭见刘秀心存疑虑，一时也不能自辩，于是又道：“河北为王者之地，得之可成霸业，还望文叔多加留意。河内太守韩歆，乃岑某故人，对岑某言听计从。文叔南归之日，岑某必命韩歆举河内而降，为文叔先驱。”

冯异身为刘秀亲信，提及造反，刘秀尚且不敢贸然答应，更何况岑彭乃是朱鲋部下，却也来怂恿刘秀造反，刘秀自然越发警惕，当即道：“你我皆为汉臣，理当尽忠竭力，共扶汉室。此等大逆不道语，休再提起！”

次日，刘秀辞别河内，向邯郸进发。一路慰勉官吏，抚循百姓，理结冤案，废除苛政。所到之处，吏民无不欢喜，夹道相迎，争献牛酒，刘秀皆辞而不受。

数日之后，刘秀行至邺县，时已日暮，正欲投宿，忽闻身后大呼：“刘文叔休走！”

No.4 邳城献策

且说刘秀等人行至邳县，忽闻身后一声大喊，不由大惊，以为是大部队前来追袭，急忙勒马，回首望去，却见来者只是一位年轻儒生，正拄着拐杖从远处徐徐走来。众人尚未看清儒生面目，刘秀却已拊掌大笑，道：“此必邓禹邓仲华是也。”

儒生迈着碎步，紧赶慢赶，终于将面部和身体一并呈现在众人眼前，正是刘秀当年同窗，十三岁便入太学的神童邓禹。刘秀打量着邓禹，但见昔日幼童，已长成二十二岁的俊俏青年，当年六尺之躯，如今居然伟岸；旧日鼻涕流处，一捧疑似美髯。刘秀越看越乐，问邓禹道：“自新野而来？”邓禹点头道：“是。”刘秀笑道：“小子孤身一人，千里横行，壮哉！”

刘秀赶路之际，不便细谈，当即邓禹一一引见，然后率众人邳城不提。夜半，刘秀召见邓禹，笑问道：“我专命河北，可以随意封官拜将。你千里而来，莫非是为了求个一官半职？”

邓禹恭谨答道：“禹之来，不求做官。”

刘秀道：“那你求什么？”

邓禹道：“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，禹得效其尺寸，垂功名于竹帛耳。”

刘秀大笑，道：“皇帝刘玄征你入朝为官，你屡次拒绝。如今我孤悬河北，你却主动前来投奔。何故？”

邓禹道：“只为你当年的一句话。”

刘秀一愣，问道：“哪句话？”

邓禹道：“大江！沧海！”^①

刘秀嗟叹久之，笑道：“当年戏言，不意你竟当真。”

邓禹摇摇头，意味深长地答道：“君无戏言！”

刘秀大惊，邓禹和他多年不见，一见面怎么就跟冯异和岑彭一样，也要